

การศึกษาค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ของ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 “สวนยางพารา” ในนวนิยายของ หวงจื่นชุ่ง

โลเชจุง

สาขาวรรณคดี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 ภาควิชาภาษาและวรรณคดีจีน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ฟูตั้น 200433 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อีเมล: lohschung@163.com

รับทบทวน: 20 กันยายน 2561 แก้ไขบทความ: 28 ตุลาคม 2561 ตอบ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5 ธันวาคม 2561

บทคัดย่อ: หวงจื่นชุ่ง เป็นนักเขียนชาวจีนที่มีชื่อเสียงมากในมาเลเซีย งานเขียนของเขาน่าส่วนหนึ่งเน้นการยก歌 “สวนยางพารา” เป็นโครงในการเขียน เป็นตัวแทน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เข้า และนั่นก็เป็นตัวแทนหนึ่งของงา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จีนในมาเลเซีย ซึ่งแนวคิดนี้นับวันยิ่งเพิ่มค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ในตัวเอง และในเวลาเดียวกันก็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ระบบมากขึ้น จากการวิจัยแนวคิดเกี่ยวกับ “สวนยางพารา” ในครั้งนี้ ยังทำให้เห็นความโดดเด่นของ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จีนในมาเลเซีย เกี่ยวกับแนวคิดและที่มาที่ไปเกี่ยวกับสิ่งนี้มากขึ้น

คำสำคัญ: 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จีนในมาเลเซีย; หวงจื่นชุ่ง; สวนยางพารา; ภาพลักษณ์

Study on the Multiple Implication of the Image of "Jiaolin" in Huang Jinshu Novels

LOH SAY CHU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ectio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P.R. China

Email: lohschung@163.com

Received: 20th September 2018 Revised: 28th October 2018 Accepted: 05th December 2018

Abstract: Huang Jinshu is a prominent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 and writing on rubber estate is one of the main themes in his fictional writing. The image of "rubber estate" in Huang Jinshu's fictions shown that the imagery system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s toward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image of "rubber estate", it can also show the clearer features of the image in Malaysian Chinese fictions.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Huang Jinshu, Rubber estate, Image

论黄锦树小说中“胶林”意象的多重寓意

骆世俊（马来西亚）

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上海，200433，中国

电子邮箱：lohschung@163.com

收稿日期：2018-09-20 修回日期：2018-10-28 接受日期：2018-12-05

摘要：黄锦树是马华文坛的重要作家，胶林书写是其小说创作的一大主题。黄锦树小说中的“胶林”意象，则象征着马华小说中的意象体系，已逐步地趋向多元与完善的过程之中。通过对“胶林”意象的研究，更可显现出马华小说“意象”更为清晰和具体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马华文学；黄锦树；胶林；意象

一、前言

黃錦樹是馬華文坛的重要作家，1967 年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19 岁中学毕业后留学台湾，先后获取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0 年代开始出版小说集，而胶林是其小说创作的一大主题。黃錦樹的四部¹ 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乌 暗暝》、《由岛至岛——刻背》和《土与火》共收入了黃錦樹的四十七篇小说，其中就有二十七篇涉及胶林书写，黃錦樹曾在中说：“和上一部集子类似，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一个相当明显的胶林背景，甚至可以说，胶林几乎已是我小说写作的原始场景。”²

他最早的两本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和《乌暗暝》大致维持着相同的风格，即小说中大量出现他所熟悉的胶林情境，如：匪夷所思的巨大橡胶树、雾气弥漫 的胶林、嗜血的蚊子、隐晦潮湿的芭中老厝、巨大的食肉蚂蚁群、浓密的草丛等 等，层层垒叠出一个弥散着诡异与神秘气息的“胶林”意象。《由岛至岛一刻背》 和《土与火》的“胶林”意象虽然不如前两本小说集这么频密，但〈大河的水声〉、〈老虎屎与万字票〉、〈稿〉、〈未竟之渡〉、〈旧家的火〉、〈土与火〉等小 说中还是或多或少存在“胶林”意象。黃錦樹同时也借助“胶林”意象在小说中 的运用，将他对家乡的思念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亦将自己对马来西亚历史及文化 的隐忧铺陈在小说之中。在黃錦樹的有意经营下，“胶林”意象逐步地展现出 自己独特的意蕴与内涵，也为 其小说增添了艺术价值。胶林书写是马华文学的重要特质之一，早在二十世纪初，马华新文学的开 端就有了不少描写橡胶园与胶工生活的作品。³许多马华作家巧妙地在文本中建 构了胶林的场景，进而创作出各个不同的叙述，读者则籍此满足对于马华文学的 想象与欲望。彭瑞金在一文提到：“马华文学和台湾文 学一样，它的理想性和建构规模可以上推到一九二零年代的

启蒙作家身上，少的 只是厘清和建构，作为新一代的马华作家，走向热带暴雨的胶林里，而不是到传说丛林里找郁达夫，才可能找到马华文学的出路。”⁴

王润华在 更细致的道出“胶林”意象在马华文学中所蕴含的多重意义：“橡胶园里的生活 不但能把华人移民及其他民族在马来半岛的生活经验呈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还同时把复杂的西方帝国殖民主义海盗式抢劫、奴隶贩卖的罪行叙述出来，因此橡胶园这一意象在马华文学中，历久不衰的成为抒发个人感伤，结构移民遭遇，反殖民主义的载体。”⁵

黄锦树小说中的“胶林” 真如他所说的仅仅只是“原始场景”吗？“胶林”在他的小说中已不再仅仅是场景建构的功能，“胶林”在其小说中的大量使用与 经营下，已为“胶林”注入了多重寓意，象征着殖民遗产⁶的“胶林”从而由单 纯的场景演变成更具文学生命力的意象。“胶林”作为黄锦树小说的中心意象之一，对“胶林”意象的解读不仅能发掘小说的更深层价值，也是全面把握文本的 形构方法之一。

二、胶林中的乡愁——家园的回忆

正如黄锦树自己所说：“写作就像定影的作业，为回忆的依据找寻一个徒 然的居所。”⁷ 黄锦树的小说中的不少篇章，都是以创作主体的个人体验为主， 如〈旧家的火〉、〈乌暗暝〉、〈落雨的小镇〉、〈大水〉、〈槁〉、〈土与火〉、〈火与土〉等，都是在叙述中较为侧重纪实与回忆，将观察视角着重在家族内部的故事。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的有一个从台湾回到故乡去探访的“我”。如果在传统的乡愁 视野里，这个“我”应该是心愿得偿、一解乡愁之渴的角色，可在黄锦树笔下却 正好颠倒过来，回归文化母体并未治愈“我”先验的“离散综合症”，重回胶林 却寻到了仿佛丢失已久的心灵的安慰。⁸

〈旧家的火〉这篇小说，以质朴的文字表达出作者真诚的情感，整篇小说以 逝世的“父亲”和“芭”⁹ 做为过往生活的纽带，描述了一个纯朴的“母亲”对长期生活的故土、对已逝世的丈夫的怀念。“我”原是奉大哥之命回到家乡规劝 执意要搬回芭里旧家居住的母亲，然而在与母亲的闲聊和对往事的追忆中，“我”领悟到家与土地的真意：“父亲种植的观念十分原始，以为种籽埋入土地，会发芽就表示它被土地接受，也接受了这异乡的土地。”¹⁰；“这芭内，到处拢是你 爸的脚印和汗水。数十年来走来走去，至少也有数十万遍。”¹¹

所谓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并不是最好的物质生活才是对父母最好，而真正适合父母的生活是在这芭里的旧家，母亲就一直后悔当初听儿子的话，劝 父亲搬出芭外，她一直认为这是导致丈夫逝世的主要原因：

“你看，要是那时听伊的话，不要搬，你讲你爸今日是唔是还好 好的活着？”¹²

“我”的父母最终回归山芭，情愿埋骨胶林不只是父母的乡愁，更是作者的乡愁。〈旧家的火〉中，对“芭”的着墨可说是相当重要，“芭”是旧家、是 养活一家人的土地、是充满回忆的地方更是一个象征乡愁的重要意象，而这片“芭” 所指的，就是父亲在森林里开垦出来的“胶林”。

原谅我们无法将你还给你所选定的自然，那记得你的土地。

因为他不是坟地。

他是被遗弃的家园。

离开不情愿离开的，去不愿意去的。¹³

落地生根，种籽发芽，是垦植的原始概念。在长眠的土地上，泥土则是象征认同归属，而黄锦树所认定的‘家园’，意指的应该是诞生成长以及

日夜与之 生息的土地，即便是接受种籽的异乡土地，但这样的‘家园’却止于父亲所垦植 的那片土地，种籽或可视为后代子孙的隐喻。¹⁴ 父亲代表着上一代的集体记忆，而经历了长时间的迁移后，诞生成长的家园并不能成为葬身的坟地，虽然母亲发现父亲在胶林里挖了一个八尺左右长、五尺来宽、五尺左右深的长方形坑，知道这是父亲在生前自己挖掘的墓地，他是希望自己能够下葬在一块记得自己的土地、一块有着感情依据的土地。对这块土地的眷念深深根植在父亲心中，就连死后亦 希望能在这里下葬，可惜子女们却违背了他的意愿。这意味着两代人之间的家园 认同甚至是个体认同已起了很大的变化。

“墓地”象征着一种对土地的回归和守望。在文中父亲的意愿是想在死后回归到自己经营多年的“芭”里去，母亲希望能在“芭”里度过余生，这暗示着父亲和母亲对现代社会与都市文明的排斥。另一方面，也隐含着父亲希望能用墓地的方式给儿孙守护住这一块土地。这块土地上有他们生活过的痕迹，更代表了他们存在的价值。子女们违背父亲意愿的做法则是代表了上一代集体记忆的逐渐消逝，这之中并不存在着是非对错，有的只是这一代人的另一种选择、另一种无奈的延续。从飘洋过海的南来先辈，到播种扎根的父辈，及至新一代的华人，虽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耕耘，这片土地却始终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与归属。上一代已在此播种扎根，最终依然不能成为下一代人继续扎根的土地，摆脱不了流离失所的命运，不能不承认这是华人移民后裔的一种悲哀。到底是华人移民原就是失根的民族？从“魂归何处”到“乡关何处”，土地与家园的追寻、身份未名的问题终究是一场没有终结的梦魇，因此黄锦树小说中的家园象征—胶园也总是阴暗 不明、迷雾笼罩。

三、胶林深处的历史伤痕与文化隐忧

记得上一本小说集出版后，时任中时开卷周报记者的朱恩伶小姐，在访问中提及我这一代的马华作家和当代大陆先锋派作家余华他们有一个共同处，都在“搜寻”上一代的恐怖、受创记忆。旨哉斯言。余生也晚，赶不上那个时代，只有以一种历史人类学家的研究热诚，搜寻考古，扑风捉影，定影成像，磐石为碑。¹⁵

这是黄锦树曾经在〈非写不可的理由〉提到《梦与猪与黎明》与《乌暗暝》两本小说集之间的关系，也清楚地指明，面对历史的阙如，使他意识到书写的迫切性。搜寻上一辈的集体记忆占据了书写题材的一个主要部分，时间范畴横跨了从书写者本身追溯至父祖辈的过去叙事，而在不同殖民政权下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均成为了黄锦树的书写资本/素材。

黄锦树在重绘历史时，常会借助“胶林”意象来隐喻了大马华人长期生活在充斥着敌意的环境下的无名恐惧，如〈撤退〉、〈错误〉、〈落雨的小镇〉、〈说故事者〉、〈色魔〉、〈山姐〉、〈大水〉、〈鱼骸〉、〈未竟之渡〉、〈开往中国的慢船〉等描绘着殖民统治，都有着“胶林”的存在，让读者在阅读时看到胶林就自然地联想到这一段段历史。

那曾是马共与抗日游击队和日军擦枪走火的现场，胶林意象就理所当然的成了承载这段历史的重要载体。黄锦树对华裔族群在马来西亚的集体创伤的历史伤痕记忆大致上可划分为三类，即：殖民时期（英殖民时期和三年零八个月日据时期的屠杀）、马共斗争和独立后华裔族群在政、经、文、教被巫族去势的边缘化困境（其中包括“五一三种族暴乱惨剧”）

那棵‘非常高大的橡胶树’就在我们那一带村庄的河对岸，那一家人的被杀据说和抗日游击队脱离不了干系，有人说这是英军下的毒手，嫁祸于鬼子。¹⁶

被英国人杀了一次，日本人杀了一次，我们的敌对派别杀了一次——只要房子一盖好，没几天，‘他们’就像出了趟远门那样回来了。若无其事的被屠杀，一直到房子自然腐朽之后……¹⁷

每当她来到这里，某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总令她无法全神贯注于胶树。每回看到这斜坡上的胶树的创痕，她都不自禁的怀疑那不是她割的——皮被割去后的胶树的裸身上，显明的散布着半个尾指大小的伤痕——当树皮长出来后，那些伤口却必将长成瘤。¹⁸

或许是因为这一片土地上的胶树，几乎每棵都长着许多以异乎寻常的巨瘤，每一棵都在树表上高高的凸起而中央皱缩、凹陷，仿佛受过什么重创。没有一个地方的胶树是这样的，充满着鬼气。听说那里头包着的，是大战时的子弹……。此外，这一带的胶几乎每一棵都崎岖的长着歪斜的肿胀，仿佛把树根长在表皮上。¹⁹

华人的历史创伤，包括日治时期遭日军的残酷暴力、马共成员或平民百姓的流血牺牲，铭刻于胶园之中，因而胶树上胶汁凝固而成的瘤以及大大小小的刀痕与华人的创伤记忆互为表里。橡胶树在黄锦树的小说中作为重要的能指，其所指不再是马来（西）亚农业资源，而是深入族群的历史记忆之中。

胶林深处随处可见的历史创伤在黄锦树笔下可说是随手拈来，仿如亲身经历。单纯胶林的场景设置却承载了历史的面貌，而这些集体记忆的历史则在笼罩着一层迷雾中，模糊而难以辨认却又真实存在。对于 1969 年的

“五一三”种族暴乱惨剧，黄锦树认为是“马来人以刀和血来‘教训’华人”的结果。²⁰可称之为马华族群痛史。²¹

“胶林”意象除了承载了华裔族群在马来西亚的集体创伤的历史伤痕记忆，也同时用以带出了黄锦树对马华文学史以现实主义为教条的反叛、经典缺席的控诉和嘲笑，例如〈胶林深处〉、〈M 的失踪〉和〈大河的水声〉。在〈胶林深处〉这篇小说中，黄锦树创造了一位居住在胶林深处里的马华作家，故事中的叙事者探访一位以写实主义闻名的马华作家林材，然而作者真正要嘲讽的对象其实是马华作家的群体而非个体：

那九一〇篇都是所谓‘现实主义’的，在题材上和政治现实有惊人的对应。……几乎每一篇都和胶林/森林有关，在它之中，或者它的边缘。由此看来，树林（尤其是胶林）是他作品中核心的隐喻、场景。比较他这几个十年的作品，发现胶林的比重愈来愈大，尤其是八〇年代，作品中更是绿叶苍苍。²²

这里嘲讽的对象是马华文学中强调“现实主义”的作家，黄锦树用“胶林”这一意象的阴冷深邃、孤清来揶揄马华文学先辈的固步自封与千篇一律。从早期的‘依赖报纸上的新闻报导’进行创作一直到用着同样的‘隐喻、场景’进行书写，而后在八〇年代更是愈来愈深陷在这误区中，导致马华文学‘愈来愈孤独，那语调也愈来愈凄凉。’这一段话也暗喻作品只能孤芳自赏，没人阅读，而自己的创作更是停滞不前，乏味可陈。马华文学的状况，就仿佛〈胶林深处〉里的马华作家，将自己越陷越深，最后就迷失在胶林的深处里，走进了昏睡臆想中的文体的迷局²³，出不来。最后黄锦树更直接嘲讽马华文学已经‘过于规律过于大量的书写让他负荷不了，而产生自我异化。’

对于马华文学现状的不满，黃锦树在此文中对马华文学的先辈标榜着以现实主义为教条的抗议和经典缺席进行了最直接坦白的责骂与嘲弄，正如他所言：“如果不能改变法则，至少可以嘲弄它。”²⁴ 然而在责骂与嘲弄过后，〈胶林深处〉隐藏着作者深深的、沉重的隐忧，作者希望能借这样一个马华作家来‘透视大马华人的文化处境’，借他的处境以‘做为大马华人的文化隐忧的象征’。²⁵ 因为黃锦树认为：“作家基本上就是让语言文字进行交配的那种人。在这个华文/语被视为外来文化的国度，他们的压力必然更大，他们的‘挣扎’实足以做为‘寓言’来解读……。”²⁶ 在这里“胶林”作为一个文化困境和一个文化隐忧的意象正是从这一个作家的形象衍生开来：

烟复悠悠的从口腔中喷出。余烟从嘴角散去。唇并不很厚，只是色泽很深，黑褐黑褐，像年深日久的胶片。牙齿也焦黄焦黑，参差不齐。嘴旁须渣疏疏咁许长，或黑或白。发稍稍覆额，眼睛不大不小，上下眼脸皱折，白眼球微浊，些许红丝盘伏。瞳仁却颇亮，像一口落叶层沈的老井。²⁷

他穿着工作服，上衣扣子没扣上，露出和橡胶树一样色泽的胸，肋骨历历可数，有点像橡胶树上的刻痕。²⁸

如果说马华作家的形象是老朽如一棵年深的橡胶树，那“胶林”就是隐喻着一群马华作家。一群抱着要“毫无遗漏的反映当下的现实”²⁹，要“为人民、为文学史而写”³⁰，作品只要以平实的文字、无需新潮的技巧，每个人都看得懂就行的态度去进行书写，最终却让自己陷入迷局中的一群马华作家。

四、胶林里的迷思：土地、橡胶树与身份认同

土地代表了什么？厚实？生活的空间？还是记忆？许多时候，土地被视为是孕育生命的象征。人们在土地上经过世代累积下来的生活风俗、历史传统、道德规范等赋予了“土地”更加丰富的内涵和隐喻性质，而且人与土地的关系也成为文学作品中不断探索的主题³¹。然而空无一物的土地并不蕴涵黄锦树想要藉由小说带出的讯息，土地结合了橡胶树后形成的“胶林”，才会拼贴带出黄锦树想要在小说中表达的讯息。

在黄锦树的小说中，胶林、土地和人的关系就像是一个等边三角形，这等边三角形就形成了黄锦树小说中的张力，他们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元素，相互结合后却产生出不同的变化与效果。土地代表了早期先辈们来到南洋后驻足的地方，胶林则是先辈在这块土地上挥洒了许多汗水、许多岁月慢慢开垦出来的，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留下过的生活的痕迹，默默地记录了华人在此扎根、成长的痕迹。橡胶树更是和华人的经历相互隐喻。橡胶树的原产地是巴西，土人称它为‘流泪的树’³²，由英国人从巴西政府的封锁中把橡胶籽偷运出来。在马来亚栽培成功后，殖民政府引入了大量劳工以满足橡胶的收割所需的大量人手，两者都同样是“外来者”，希望能在这块异域的土地上扎根的“外来者”。

胶林、土地和人的关系在〈撤退〉这篇小说中就明确地显现出，小说中主人翁的父亲是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讨生活的华人，他从早期“替人照顾园子除草施肥住茅屋吃番薯养猪”³³ 到终于存够钱买到一块地，这块土地对他们一家人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代表着他们已得到了这份土地的认同，拥有“整整齐齐一块长方形的天空完全属于他们。”³⁴ 从此不再是无根的浮

萍了，这不仅是一种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的喜悦，更是一种感受到自己被这块土地所认同的喜悦。

这种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的喜悦，毫无保留的展现出他们内心中的想法，土地在开垦前并不适合生活，然而在父亲的用心经营之下，慢慢的开垦出一个合适的生活空间，橡胶树快速抽长，盛放成茂密的阴凉林子。³⁵，更是一家人未来生活的凭依。

胶树开割以后，竟然每棵都不足半杯……后来到处去请教，才瞧得是种到劣种。这注定了清贫的命运以及他和土地的“相依为命”³⁶

胶林的命运，已和一家人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黄锦树的小说中，靠胶林讨生活的叙述常会出现，在〈梦与猪与黎明〉里就有这么一段叙述：“咱两个人割一个月也只是刚刚够吃——一个月只能喫两次肉”³⁷，可想而知胶工的收入仅仅足够于一家的开销，而微薄的收入想要供儿子到台湾继续升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唯有放下身段，逐个亲戚去走访，希望能凑足学费让有能力升上大学的儿子读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黄锦树的愤懑和马来西亚华人所面对的窘境，虽然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但华裔子弟并不能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就连华文教育体制也在多方打压下迄今仍未臻完善，在固打制的限制下，只有少数的华裔子弟能升上本土大学就读，并且大多拿不到自己所希望选读的科系，这种情况下，如果希望继续升学，就只有抱着深深的无奈到国外留学去了。

在〈土与火〉中，叙述者带着孩子在自家的胶林中搜寻着旧家的回忆时，却被一群估计是刚合法的印尼非法移民喝住了，当他问起那冒着烟还未熄灭的火堆时，一个友族竟以非常不友善的态度说：“那又不是你们的地，是国家的土地（tanah negara）。”³⁸ 叙述者马上澄清说，“那确实不是我的土

地，但离我家园子已经很近了。”³⁹ 当发现在他们身上竟有着父亲的烟斗、旧家的门板……尔后就悠悠然地抽着烟，然后以一句“土地都是向阿拉借的。”⁴⁰ 名正言顺地占据了这一切，而华人的国家身份地位甚至不如这些非法移民：

我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一群马来人或根本就是刚合法的印尼非法移民，呼朋唤友的进驻某人的园，盖满了违建，就再也不肯走了。根据他们的古老概念，既然盖了房子，那块土地就是他们的了。面对驱赶者，他们强悍的拿出刀来，誓死保卫家园。结果往往是就地合法化，只有园主推让的份。⁴¹

华裔在马来西亚的情况就仿如那位园主，不断地退让而又不断地被侵蚀，最后才惊觉已面临退无可退的窘境了。同样的情况在黄锦树的许多小说都纷纷上演着，华人的历史与处境是他关注的主题，对于土地的观念还是作为华人生活的凭依，在〈土与火〉中说：“任何冒险都可能让孩子陷于‘找人乞食’的境地。”⁴² 因此父母亲都坚持守着他们熟悉的土地而不是买了拿钱去投资。在〈撤退〉和〈旧家的火〉里的父亲则分别如此说到：

“要找土讨吃，别找人乞食。”⁴³

两代的缄言：找土讨吃，莫要找人讨吃。⁴⁴

这两句话除了表现出土地与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也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华人自力更生、坚毅不拔且刻苦的精神。虽然在黄锦树不同的小说中的父亲一再重复着：“别找人乞食！莫要找人讨吃！”，但他们却会为了让下一代能继续升学，不惜放下他们的坚持，逐个亲戚去走访，希望能凑足学费让有能力升上大学的儿子读书。⁴⁵ 可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教育”始终是华裔最主要的坚持与执着。在黄锦树的小说中，离家出走到异乡升学的游子

比比皆是，如〈落雨的小镇〉、〈鸟暗暝〉、〈鱼骸〉、〈旧家的火〉、〈火与土〉和〈土与火〉里，大多是以游子的叙述角度去进行书写的。小说中带出的除了离乡的无奈与归来的感伤，更隐含着对自身国家身份认同的迷思。

寄身在都市迷宫的黄锦树把南洋写成了另类迷宫⁴⁶，胶林就仿佛是一座庞大繁复的迷宫。这里到处是迷宫式的热带雨林/繁茂的胶林，胶林中不断繁殖的嗜血的蚊子、历史或记忆似断非断的暗河，以及虚虚实实、真伪莫辨且有些荒诞的人和事，共同构成隐匿失身的南洋华裔的历史经验。⁴⁷ 黄锦树小说中不断上演着一个个失踪与搜寻的故事，他擅长用失踪的故事书写暧昧的身份，寻找隐匿者的蛛丝马迹意味着敞开被遮蔽被遗忘的“存有”⁴⁸ 常出现的情节是失踪而非死亡，因为作者认为失踪是“无限延伸的非存在的存有”⁴⁹ 而死亡则代表“尸体，坟墓，终点”⁵⁰，相较之下，失踪是“更深刻更悲哀但也更难继承的遗产。”⁵¹ 黄锦树曾在他的得奖感言中这么说：“真正的作家就像是一个永远的探险者，做一生的、持续的、追寻、搜寻、试探，如杨牧。”⁵² 从这句话所传达的讯息，不难推敲出这句话也是他对作者身份的自己的要求，而胶林作为他小说中的起点，就是寻访的开始，亦是对自身国家身份认同的追寻。

父亲死的那一年，我们的孩子降生于另一个国度。他和我一样，适逢家族的世代交替，生命中没有祖父。⁵³

在〈开往中国的慢船〉里，阿牛趁着母亲铁齿嫂和其他人一起去胶林割胶时，骑着老水牛北上去寻找老大炮仙讲述的郑和下西洋时在某个半岛港湾遗留下的宝船，一心想搭乘这艘航向唐山的隐密宝船，找寻思念的父亲。华裔先辈们正是由北方南渡下来到这块土地上，阿牛追寻的宝船与父亲，就像小说中那一列冒着黑烟缓缓航向北方的火车，是一种溯源的象征。在他和老

水牛的旅程中，他们不知不觉地就介入了 1969 年的五一三事件，作为一个来自外地且意外闯入历史情境的人，他的无意却成为了历史镜头记录下的一张重要照片：

就在那不久之后，在许多华人村庄里都不约而同的暗地里流传着那样的小报：头版上刊出一副彩色照片，背景是大片殷红的血和成堆的尸体，模糊的烈士铜像；前景是一头牛和牛背上的小孩，小孩恰巧把头转过来，

夕阳余辉把他的头照得泛出金光，其上是几只乌鸦或鸽子撲翅
翻飞的模模糊糊影像。间中泼洒过血痕似的斗大学红标题：五一三
暴动。⁵⁴

曾经的港口搁浅了不知多少年的沉船让阿牛所坚持的信念在一瞬间崩溃，荡然无存地冲击着他，最后更迷失了自己，被马来人的养父养母改名为鸭都拉，往后的日子他都在昏昏沉沉中渡过，最后甚至想不起自己是谁了。这意味着阿牛所象征的华裔族群在这块土地上迷失了，他们渐渐失去了自己所坚持的文化和种族属性，希望得到身份认同和寻回自己的文化和种族属性的华人后裔，只能耗尽一生做持续的追寻、搜寻与试探了。

五、“胶林”意象在小说中的氛围营造

“胶林”是黄锦树在小说中经常会反复使用的意象，他利用这一意象来推进情节、加强张力、营造气氛。《山俎》中有两段诡异的记录和一段口述历史，第一份记录是一九八五年英国伦敦邱园档案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宗卷中发现的一张微不足道的手稿上，记载着一段也许是当时参与其事的低阶军官的含糊记述：

这很奇怪，住在胶林里的华人没有不养狗的，尤其是那么孤立的一间房子。屋子里也没有任何声音。……仔细检查过，也许全家

跑了，可是家居用品一应俱全，神桌上还摆着每家华人必拜的神。……我们的任务是：把华人集中到指定的集中地去，同时放火把他们留下的木屋烧了，以免受马共利用。……火烧得很快，脚踏车的骨骼在大火中屹立不倒，突然我们清楚的听到了惨叫声，非常痛苦的叫着（此处也经严重涂改）。没见到人又怎么会有人的叫声？……临走前，我们遇到了一棵很大的橡胶树，它的腰围大概不止十英尺。很少见到那么大的橡胶树，在夜里也看不出它有多高。”⁵⁵

此一文件的写作日期约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地点不详。死一般静寂的胶林里，在英军焚烧空荡荡的屋子时，竟然听到了惨叫声，这诡异的现象给小说营造出恐怖的气氛，作者也藉此来充当情节推动的驱动力量。

第二份记录是一九九一年出版的《高桥木次文书》卷九关于‘南进’的日记，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条下截录了一场杀戮，记载上如此写道：

“……那儿有一棵非常壮硕的橡胶树，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后面有一句补充：

“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补：前天出差，因为事务处理上有点耽搁而连夜赶路，在穿过距离甘榜布路（Kampung bodoh）十里处的胶林时，突然心里发毛：我又遇到那棵非常高大的橡胶树。也许不是当年那一棵，一样是个没有地址的地方。有灯光，孤立的木屋，一只很凶的狗。赤色的毛，和我当年刺死的那只几乎一模一样。我不敢停下来，因为我相信门口那个漂亮女孩也许认得我，虽然我只是大着胆子瞄了一眼，我自信没有认错人，她和那位被长官刺死时我心里想着：‘这样的女人如果给我做老婆不知道多么好呀’的美丽女孩一个样子。这是我不敢向人提起，怕被同袍耻笑。”⁵⁶

根据当地人们的口述“‘那棵非常大的胶树’就在我們那一带村庄的河的对岸，那一家人的被杀据说和抗日游击队脱离不了干系，有人说这是英军下的毒手，嫁祸于鬼子。少女的惨死刺激了不少青年投入地下的行列。房子被烧了几次，都很快的被盖回去，我们都猜想那是游击队干的把戏，为了吓唬那些良心不安的施暴者。夜里常隔河望着橡胶林深处的那一盏灯，的确可以为所有村庄的人心里不安，可以勾起他们的回忆——当年匆促的逃亡，竟来不及通知那一户人家。……”

“有一天，我們发现‘他们’又回来了”

“‘他们’？”

“被英国人杀了一次，日本人杀了一次，我們的敌对派别杀了一次——只要房子一盖好，没几天，‘他们’就像出了趟远门那样回来了。若无其事的被屠杀，一直到房子自然衰朽之后……”⁵⁷

当地人们的口述，简约地带出了那段历史的全貌，华族在短短时间内经历了整整三次的屠杀事件，然而这段口述却仍未能确切地解释这现象，反而围绕着神秘事件，更添诡异。第一段记录发生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内容提到英军放火烧屋以免为其马共所利用，却烧屋时却诡异的听到非常痛苦的惨叫声，记录却吊诡地以临走前看到的一棵很大棵的“橡胶树”完结。同样地在《高桥木次文书》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和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补上的记录里也是以一棵非常壮硕的“橡胶树”为叙述的切入点，描述了当年那一家华人的悲惨遭遇，进而揭露了日军当年对无辜的村民也进行了残酷变态的杀戮行为，作者发掘日常事物背后的禁忌、隐喻、并灌注恐怖感，通过营造阴森幽暗的氛围，制造出惊惧的意象，更以日军血腥和暴力的描绘来加深这意象的惊悚效果。

四段叙述中都不约而同的出现了一棵‘很大’、‘非常壮硕’、‘非常高大’或‘非常大’的橡胶树，不难发现，橡胶树这个意象在上述不同的叙事者心中，都是巨大隐喻。小说叙述中的庞硕巨大橡胶树是非常罕有的，然而不管是英国军人、日本鬼子或后人的记录中，这棵橡胶树成为了这几段叙述的桥梁，穿越过时间与叙述者的局限将他们紧紧相扣在一个仿佛自恒古就已存在的空间里。他们三方面的记录都未有只字片语说及何以提到这棵橡胶树，然而却不约而同地察觉到它的不可或缺以及重要性。橡胶树背后存在着一种诡异、神秘的色彩，它们能产生特定的文化暗示，通过共同的民族心理认同，带给读者观感上的畏惧心理和情感上沉重的精神压力。

黄锦树更擅长利用胶林营造出惊惧不安的恐怖氛围，如〈说故事者〉开篇就如此写道：“仿佛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会发生。将要发生——已经发生？”⁵⁸这是在一个随时进入警觉戒备、紧绷的心理状态下才会让人有着如此不安的揣测⁵⁹，不安的情绪就已透过这揣测中悄悄漫延开来。〈说故事者〉里的胶林中总是弥漫着阴森的气息，每个早晨当棉娘来到胶林，尤其当她来到胶林的下坡倾斜之地时，总会不由自主地心跳加速，感到莫名的不安。橡胶树树表上的创痕让人不禁地联想到当年发生在这片胶林里的战役与当年殒落的人，树表里头据说部分还残留着大战时的子弹，细腻的描绘逐渐在小说中建构出充盈着森森鬼气的胶林，让胶林成为了一个“在白日之下也觉得颇有鬼意”⁶⁰的地方，甚至连每一棵胶树都‘充满着鬼气’⁶¹。

在胶林中的棉娘，常会感觉自己（的背部）被注视，老是觉得有某种事物在暗处窥视她⁶²。这种被暗中窥视的感觉让棉娘时常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中，棉娘常会神经质的猛然回头，虽然总是什么都没见着，但一种难以解

释的奇怪直觉令她深信，那只怕不是野兽的目光，而是人。当棉娘不慎摔晕被母亲背离胶林时，半昏半醒中的她还是能感觉到那个躲在暗处凝视的目光。胶林中暗处的窥视仿佛隐喻着未知的危机，这种未知的因素正是导致棉娘陷入精神崩溃边缘的主因。

黄锦树一会儿叙述着当下的棉娘，一会儿又穿插着当年日军第十一支队往胶林推进时的情况，同样的地点，不同的时空穿插叙述让阅读的感受更递复杂，让这种叙述模式形成了一种神秘感和恐怖感的复合体验。日本鬼子在路途中从最先的不见人影，及后寻到一具婴儿尸体、再到五具小孩尸体及最后看到河中漂浮着的庞大尸群，一步步地让死亡的气息愈来愈浓烈。对棉娘的叙述也同步进行着，棉娘从最先的不安、害怕到最后的惶恐。随着深入胶林以及层层离奇死亡事件的揭发，不断深化的恐惧感与死亡气息叠加后，造成恐怖效果倍增，成功营造小说整体的恐怖氛围。这种恐怖感源于对殖民罪恶的恐慌，纵使许多华人已隐遁于胶林中，却仍然受到性命的威胁。由于担心婴孩的哭喊声会暴露行踪，引来日兵的追踪，为了保全大多数人的生命，他们在逃命的过程中不惜放野平时视若命根的家畜，甚至牺牲婴孩的性命。胶林是殖民主义罪恶漶漫的现场，而棉娘作为日军残暴入侵所遗留下的活生生的证据，其坎坷的命运则预示了创伤群体的无奈与无力。

六、余论

胶林书写在马华文学的早期著作中是常见的书写场景之一，然而这寻常的场景在黄锦树的笔下却不寻常了起来。一种意象的审美特征，是由主体把握的对象的某一特征同主体对应的心理体验相契合而构成的。¹¹黄锦树小说里的胶林，已加入了作者个人的情感和生活体验，生成了新的审美价值，形成了新的意象，在阅读黄锦树的小说的同时，读者不仅阅读到他深藏在胶

林中的乡愁和对家园的回忆，也能感受到作者透过胶林重现的历史伤痕与文化隐忧，带出了他对这片出生成长的土地的迷思及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迷茫。

“胶林”意象的营造让小说脱离印象式的书写，令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社会的精神面貌，胶林是开拓森林后发展出来的，它的出现亦象征着华人先辈如何利用周遭的环境，创造出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黄锦树也擅长利用“胶林”里的环境特征，塑造出诡异的氛围，如小说中重复出现的“巨大橡胶树”，它仿佛亘古以来就已经存在，又仿佛是一种子虚乌有的存在，然而这种存在却总会带给人一种庞大的压迫感，让人透不过气来。黄锦树“胶林”意象总是弥漫着阴森感或神秘气息，在作者的刻意经营下，小说中的人物会因为胶林的昏暗阴森，慢慢陷入不安、害怕甚至是惶恐的情绪中，成功营造出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怖氛围。

马华小说中意象的发展，不是无中生有、无根无据的，它有着一个完善的发展脉络，黄锦树的“胶林”意象，更代表了马华意象的开拓与发展。这带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那就是马华文学已成功发展出属于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拥有其独特意义及意蕴，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马华文学的文化底蕴。胶林 / 橡胶园在马华文学中历久不衰，有赖于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赋予它各种历史与文化内涵。至今，胶林在马华文学作品中不仅仅作为场景或背景描述，它已发展为充满本土意味的文学意象，与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内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注脚：

- 1 《死在南方》是黄锦树的第五部小说，收录了《梦与猪与黎明》中的六篇小说，《乌暗暝》中的七篇小说，《由岛至岛》中的五篇小说和《土与火》中的三篇小说，合共二十一篇小说，书中未收录新作，是以本文只以黄锦树的四部小说集为论述对象。
- 2 黄锦树〈非写不可的理由〉，《乌暗暝》，台北：九歌出版社，1997 年，第 5 页；第 10 页；第 11-12 页。
- 3 苏燕婷〈战前至独立初期马华小说的胶林刻画与本土意义〉，发表于第四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论文，广州：暨南大学，2009 年 5 月 9 日至 11 日。
- 4 彭瑞金〈失‘胶’的马华文学？〉，《中国时报》，1994 年 7 月 7 日。
- 5 王润华〈橡胶园内被历史遗弃的人民记忆：反殖民主义的民族寓言解读〉，《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雪兰莪：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99 年，第 107 页。
- 6、49、50、51 黄锦树〈跋：死在南方〉，《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375 页；第 376 页；第 376 页；第 376 页。
- 8 秦艳华〈《死在南方》与被遮蔽的乡愁〉，《中国图书评论》，北京：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07 年第 10 期，第 119 页。
- 9 “芭”在马来西亚种植农作物的园丘或土地，如橡胶园、油棕园、稻田、菜园、可可园等，都可称为“芭”，开垦新的土地种植农作物为“开芭”，进入里边工作则称为“入芭”，住在里边则称为“住芭”。
- 10、11、12、13 黄锦树〈旧家的火〉，《由岛至岛——刻背》，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 年，第 127 页；第 138 页；第 137 页；第 141 页。

- 14 洪王俞萍《文化身份的追寻及其形构——骆以军与黄锦树小说之比较研究》，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 年，第 47 页。
- 16、17、55、56、57 黄锦树〈山俎〉，《乌暗暝》，第 103、104 页；
第 104 页；第 101–102 页；第 103 页；第 103–104 页。
- 18、19、58、60、61、62 黄锦树〈说故事者〉，《乌暗暝》，第 16 页；
第 16 页；第 15 页；第 19 页；第 17 页；第 17 页。
- 20 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元尊文化，1998 年，第 112 页。
- 21 许维贤〈在寻觅中的失踪的（马来西亚）人——“南洋图像”与留台作家的主体建构〉，《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 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万卷楼出版社，2003 年，第 257–293 页。
- 22、23、25、26、27、28、29、30 黄锦树〈胶林深处〉，《乌暗暝》，
第 70 页；第 88 页；第 66 页；第 66 页；第 74 页；第 74 页；第
79 页；第 79 页；。
- 24 黄锦树〈后记/错位、错别、错体〉，《由岛至岛——刻背》，第 363 页。
- 31 颜娜〈对《城市门》中“土地”意象的解读〉，《新叶》2010 年第 5 期。
- 32 黄锦树〈流泪的树〉，《焚烧》，台北：麦田出版，2007 年，第 163 页。
- 33、34、35、36、43 黄锦树〈撤退〉，《死在南方》，第 68 页；第 68 页；
第 68 页；第 69 页；第 69 页。
- 37、45 黄锦树〈梦与猪与黎明〉，《梦与猪与黎明》，台北：九歌出版社，
1994 年，第 164 页；第 164 页。
- 38、39、40、41、42、53 黄锦树〈土与火〉，《土与火》，台北：麦田出版社，
2005 年，第 41 页；第 41 页；第 43 页；第 42 页；第 37 页；
第 284 页。

- 44 黃錦樹〈旧家的火〉，《由島至島——刻背》，第 139 页。
- 46、47、48 劉小新〈論馬華作家黃錦樹的小說創作〉，《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福州：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所，2002 年第一期，第 41 页；第 41 页；第 42 页。
- 52 黃錦樹〈得獎感言〉，《秋千，落花天》（第三屆鄉親小說獎優勝作品專輯），吉隆坡：大馬福州社團聯合總會青年團，1990 年，第 44 页。
- 54 黃錦樹〈開往中國的慢船〉，《由島至島——刻背》，第 263-264 页。
- 59 蕭秀雁《閱讀馬華——黃錦樹的小說研究》，中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第 41 页。
- 63 王科瑛〈論“雨”意象的客觀物象群及其審美角度〉，湖南城市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6 期，2007 年 11 月，第 40 页。

參考書目：

- 洪王俞萍《文化身份的追尋及其形構——駱以軍與黃錦樹小說之比較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 黃錦樹〈得獎感言〉，《秋千，落花天》（第三屆鄉親小說獎優勝作品專輯），吉隆坡：大馬福州社團聯合總會青年團，1990 年。
- 黃錦樹《夢與豬與黎明》，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 年。
- 黃錦樹《鳥暗暝》，台北：九歌出版社，1997 年。
-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文化，1998 年。
- 黃錦樹《由島至島——刻背》，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 年。
- 黃錦樹《土與火》，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
- 黃錦樹《死在南方》，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 年
- 江洛輝主編：《馬華文學的新解讀——馬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雪兰莪：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99 年。

刘小新〈论马华作家黄锦树的小说创作〉，《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福州：
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2002 年第一期。

彭瑞金〈失‘胶’的马华文学？〉，《中国时报》，1994 年 7 月 7 日。

秦艳华〈《死在南方》与被遮蔽的乡愁〉，《中国图书评论》，北京：中国图
书评论学会，2007 年第 10 期。

苏燕婷〈战前至独立初期马华小说的胶林刻画与本土意义〉，发表于第四届海
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论文，广州：暨南大学，2009 年
5 月 9 日至 11 日。

王科瑛〈论“雨”意象的客观物象群及其审美角度〉，湖南城市学院学报第 28
卷第 6 期，2007 年 11 月。

萧秀雁《阅读马华——黄锦树的小说研究》，中国：暨南国际大学中国语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9 年。

许维贤〈在寻觅中的失踪的（马来西亚）人——“南洋图像”与留台作家的
主体建构〉，《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 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研
讨会论文集》，台北：万卷楼出版社，2003 年。

颜娜〈对《城市门》中“土地”意象的解读〉，《新叶》2010 年第 5 期。